



陔餘叢考

十三

15
121
1



陔餘叢考序

伊藤卓三  
藏書之印

夫良弓九合斯稱鉅黍之名大樂六成乃著總干之象  
故蘇世之學兼蓄乎支渠載道之文不局於矩步履猶  
削錄能助方間考縵剡麻胥歸淳制用以虛年往載板

盧年往載板

節前謨聚大魁而為笙結春芳而崇佩若雲崧先生者  
其今世之深寧叟乎先生味道之腴食古而化三長兼  
擅乎史氏九能可以為大夫凡夫斗簡觚編龜枚烏卜  
天儀執象地節堪餘凡將元尚之篇乘方割圓之術以  
及毒囊之祕策黃石之內書莫不星宿森羅雲霞亂費  
同撐腹笥妙決言泉東王投千二百驍但聞天笑侍中  
奪五十餘席誰及瀾翻於是奏罷長楊便隨羽獵吟餘

門 20  
號 121  
卷 1

紅藥更上蓬萊生第七車承玉音之間答給尙方札作  
宮祿之文章宮樣豈不論再粲花口將吐鳳而乃一麾出守  
數載從軍參上將之韜鈴騁書生之筆古斯時也大旗  
日落萬馬無聲古塞雲屯荒燐四起盾鼻磨墨弩牙發  
機胸羅破陣之圖翰灑洗兵之雨直欲曲鳴桐鼓碑借  
崑崙固未暇覩縷陳編鑽研舊業密爾自娛於斯文也  
士各有志水亦知歸乍釋戎容遽懷初服雖福星一道  
冀慰蒼生而壽母七旬敢違白首鱸魚有味護草忘憂  
岫幌依然楹書無恙爰於愛日之暇彌勵惜陰之心七  
層支白傳之陶瓶十年佐蘇公之筆錄源通河漢環流  
大極之泉藥合刀圭高築軒光之竈郵能考異契乃參

同萌低百家喉衿羣籍成叢考四十三卷標以陔餘紀  
實也今夫士夫木伯俗見易營而守經者非之折楊皇  
琴里耳傾聽而審音者笑之自志別九流書沿五體語  
焉莫知所本迹者但撮其文遂至朱紫相淆焉烏失據  
黃車使者小說托於虞初白水真人部居失乎漢紀使  
非擊麟皮之鼓礮處同宣燃鳳髓之燈昏衢畢照正恐  
佩無迷穀寶但康瓠誰復登道筏而溯河仰謨觴而斟  
酌乎先生以茂先之博濟公彥之勤以夏侯之顓門行  
江生之師法經疾史恙洞中其支蘭書雋言鯖各飫其  
滋味每伸一解則吻縱濤波或下一籤則意窮冥漠貴  
游畏其折角時輩聽之解頤斥憑虛公子之辭傳公是

先生之記拈毫獨笑弄墨忘疲滄海瀾回入尾閭而競  
納泰山雲起積膚寸以成奇卽此一編已堪千古麒水  
端莫見宙合難窺乃以鴻筆之如椽下付鯁生而作序  
歸田再樂正將山水從君記事有珠先以光明照我愧  
讀書未能見道失已東隅喜問字特許叩門禮應北面  
自忘蠡酌願附驥旌如謂公衮之才尚堪俳偶長謙之  
業亦有條抄則扼腕僅存蓬心未洗是猶棘林螢耀而  
與夫樽木龍燭也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四月望前三日同館後學吳錫麒  
拜墓

陔餘叢考小引

余自黔西乞養歸問視之暇仍理故業日夕惟手一編  
有所得輒劄記別紙積久遂得四十餘卷以其爲循陔  
時所輯故名曰陔餘叢考藏篋行久矣覩記淺狹不足  
滿有識者之一笑擬更廣探經史增益成書忽忽十餘  
年老境浸尋此事遂廢兒輩從敝篋中檢得此稿謂數  
年心力未可拋棄遂請以付梓博雅君子幸勿嗤其弁  
陋其中或有謬誤更望賜之駁正俾得遵改焉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嘉平月趙翼識

陔餘叢考卷一

五經正義

五經正義雖畧孔穎達名然實非出一手顏師古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合師古於祕書省考定五經既成太宗又合諸儒詳覈諸儒傳習已久皆非之師古引晉宋以來古今本接据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始服是師古於此書功最深孔穎達傳亦云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受詔撰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命付國子監施行是師古外又有司馬才章等參計也未幾馬嘉運取正其失永

徽中又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宏文館學士考  
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  
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則顏達等原本又經諸臣審  
訂始頒行

畫卦不本於河圖

伏羲因河圖而畫卦大禹因洛書而演疇古無是說也  
論語河圖與鳳鳥並言但謂王者之瑞耳其畫卦之由  
則繫詞下傳明言包儀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  
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  
作八卦並未言因河圖而起也繫詞上傳雖有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之語然上文尚有天地變化聖人效

之等語則圖書雖亦畫卦所取而畫卦究非專取圖書  
也漢儒因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之語遂疑為畫  
卦所本然亦尚未以畫卦專指河圖演疇專指洛書按  
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  
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見孔穎達周易正義首卷春秋  
緯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  
龜書感亦見繫詞正義是皆謂圖與書俱畫卦所本也自孔安國  
始析言之其於尚書顧命之河圖論語之河不出圖皆  
曰河圖八卦也其於洪範之九疇則曰天與禹洛出書  
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  
成九類也自此說行而劉歆宗之亦以為伏羲繼天而

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錫洛書法而陳  
之洪範是也見洪範五行志於是馬融王肅姚信輩君奉其說至  
今牢不可破矣不知繫詞所言畫卦之本已極明白漢  
儒不過因聖人則之之語而強為傳會安國又析為卦  
取圖疇取書其為臆說更不得辨學者不信繫詞而轉  
信漢儒可乎即謂禹演疇本於洛書矣繫詞洛書與河  
圖並言則皆上古時事鬼神禹千百年以前已有洛書  
豈直至禹始出乎隋書經籍志云聖人受命則龜龍銜  
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是亦但以為聖王之瑞末  
嘗謂畫卦所本沈約宋書符瑞志謂龍圖出河龜書出  
洛以授軒轅隋經籍志文謂河圖九篇洛書六篇相傳  
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則又不以河圖專屬之伏羲洛  
書專屬之神禹也

易不言五行

五行乃天地自然之理然易卦但取天地風雷水火山  
澤而不及五行尚書舜禹授受始言水火金木土而又  
列以穀鳥六府幾疑唐虞以前尚未以五者為定名所  
謂太皞炎帝少昊顓頊五德迭王者皆後人追溯之辭  
也然洪範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則又似鯀以前已有  
此五行名目者何以易卦初不及之且澤即水也坎水  
兌澤一物而分配二卦而金木之為用於天下者轉不  
及焉其理殊不可解後儒據繫辭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指為河圖之數而以洪  
範所謂一曰水者配河圖之天一謂之天一生水而河  
圖之位一與六居下故又謂地六成之以洪範所謂二  
曰火者配河圖之地二謂之地二生火而河圖之位二  
與七居上故又謂天七成之皆木土又泥於孔安國易卦  
本於河圖之說河圖既有此五行是五行之理已寓於  
易之中鄭漁仲六經奧論因謂月令之記四時曰木火  
土金水者乃五行相生之數虞書之記六府曰水火金  
木土者乃五行相尅之數惟易與洪範所言五行則天  
地生成之數即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云云也是漁仲亦以為五行在易中  
也然天一地二云云本說大衍之數並未言生水生火

也即以洪範所謂一水二火配之適相昭合然亦係繫  
辭推闡河圖之數如此而伏羲畫卦則但以天地風雷  
水火山澤取象並未及五行也竊意伏羲畫卦專推陰  
陽對待變化之理言陰陽而五行自在其中其五行之  
理則另出於圖書唐虞以前圖書自圖書易卦自易卦  
不相混也後儒以陰陽五行理本相通故牽連入於易  
中而不知易初未嘗及此論也觀此則余所謂畫卦不  
本圖書者益非好為創論矣

### 河圖刻五

河圖昔人皆以為河中龍馬負圖其旋毛有八卦之象  
惟元人俞琰則謂五之有文者蓋據尚書顧命天球河



圖在東序謂河圖與天球並列應亦是五崑崙產五河  
出崑崙故亦有五當是五有文具八卦之象耳此說頗  
新按顧命河圖與大訓對列於東西序孔傳謂河圖即  
八卦大訓即典謨歷代傳寶之明此二者皆書策也若  
河圖是五之有文者豈典謨亦五之有文者乎則琰之  
論固臆說也然大訓與宏璧琬琰同列河圖與大五夷  
玉同列皆是三五一書不應簡冊混於彝器之內當是  
古人貴重此二者而刻之於五故列入寶器耳然則非  
五之生而有文乃摹其文於五也

易闕文衍文

易未遭秦火最為完書然其中闕文衍文亦不一而足

如繫辭能悅諸心能研諸侯之慮侯之二字為衍文固  
人所共知矣漢書杜欽上王鳳書引易曰正其本萬事  
理今周易無此文沈作喆寓簡云公用射隼於高墉之  
上觀孔子言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則公用句原文  
應有弓矢二字今無之王昭素謂序卦離者麗也之下  
諸本有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  
今亦無之是皆闕也朱子語類載郭京易即鹿无虞鹿  
作麓其象詞則云即麓无虞何以從禽也謂入山麓而  
無虞人導之何以從禽也今作即鹿无虞以從禽也是  
誤一鹿字脫一何字也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繫辭者鳴  
鶴在陰以下七節自天祐之一節憧々往來以下十一

節皆文言也卽亢龍有悔一節之重可以明之矣是又易之錯簡也下駁震澤長語云漢文帝時十翼所存惟彖象繫詞文言至宣帝時河上女子掘家得全易上之內說卦中下二篇污壞不可復識十翼遂亡其二後人以序卦雜卦足之今按說卦中乾爲天爲圓爲五爲金爲寒爲冰之類朱子亦謂其多有不可曉者而苟九家於乾之下又有爲龍爲直之類坤之下又有爲牝爲迷之類以及震巽等卦皆然明是說卦已亡而後人雜取以補之者則說卦之原文久缺也又如上繫第十章自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至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皆是孔子語其下又有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二語豈有孔子自作繫詞又自引已語以證之則此子曰二字亦衍文也

尚書名起於伏生

禮記經解云疏通知遠書教也與易教詩教並述未嘗云尚書也左傳國語及戰國諸子書凡引書或曰夏書或曰商書周書亦皆無尚書之名其稱爲尚書者自伏生始孔安國所謂伏生口授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是也自有此二字而後之解者紛々王肅謂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則以上爲君矣鄭康成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則以上爲天矣康成又據緯書璿璣鈴之說謂孔子尊而命之曰尚書則又以尚

書為孔子所編角節此說實議論絕然亦可見漢儒說經破碎穿鑿之二班也

### 尚書古文皆出壁中

孔安國書序魯共王欲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此古文尚書之出壁中者也今文尚書安國謂伏生口以傳授者則似非出於壁中然史記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已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班書藝文志亦云伏生壁藏之又劉歆移大常博士書云伏生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是今文尚書亦出自壁中故孔穎達謂伏生初亦得於壁間傳教既久誦文熟

遂以口授而安國因謂之口以傳授也劉向別錄武帝末民間有得秦坑書於壁間者獻之使博士讀說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又後漢書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秦誓三篇王充論衡亦云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尚書一篇於是尚書二十九篇始定按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增秦誓為二十九篇則所謂逸尚書者即是秦誓是秦誓亦出自壁也按此秦誓係偽書說見後蓋遭秦有挾書之禁學者多藏書於屋壁以避時禁而俟後世固不獨孔壁中一本也後漢書杜林傳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雖遭艱困握持不離其時孔氏古文傳來行故實之

如此蓋亦先儒所藏而晚出者可見秦時藏書者不止一處也

壁書非孔裏所藏

孔壁藏書安國傳但云我先人藏其家書於屋壁而未嘗指為何人家語序則謂孔子裔孫子襄所藏按史記子襄為漢惠帝時博士遷長沙守而漢書惠帝除校書之禁則子襄出仕正當開禁之時且身為博士尤可表彰先學若書是其所藏豈有不出之以廣其傳而尚錮諸屋壁者按隋經籍志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未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陸德明釋文亦云書者孔子刪錄百篇之序秦禁學孔子未孫惠壁藏之是藏

有惠非襄也

虞夏商周書自孔子所分

左傳引二典三謨今俱在虞書之中而左傳稱為夏書者典謨原係夏時史官追記故春秋時猶仍舊稱也其名之曰虞書者蔡九峯云或以為孔子所定此蓋因孔安國書序而推之按書序云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孔穎達謂壁內所得有此題目也然則以典謨為虞書本孔壁之原題春秋時尚以典謨為夏書而壁書題為虞書其為孔子刪書時所定無疑也春秋時謂之夏書者以其書本夏時所作孔子題為虞書者以其事皆虞廷之事如隋書修於虞而謂之隋書唐書修於

宋而謂之唐書也或曰伏生尚書大傳以典謨及禹貢等篇通謂之虞夏傳此以典謨為虞書安知非出於孔安國所分曰吾正以安國尚書傳而知其非安國所分也堯典開首即云曰若稽古此後代追敘之詞文義了然安國豈不知乃必以順考古道釋之正以泥於卷端有虞書二字據以為虞史官所作既為虞史官所作則堯典不應有若稽古之語故不得不曲為之解則以典謨為虞書必非安國所分而出自壁中原文其為孔子所定益為有據推此則商周書當亦孔子所定左傳而奚舉善篇引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々寧羸論陽處父篇引商書曰沉漸剛克高明柔克樂書救鄭篇引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此皆洪範詞左傳稱為商書今依壁書次序則在周書中是知以洪範入周書亦孔子所定也九峯以舜典三謨為夏史官所追記固足以正安國顛達之誤而於堯典猶以為虞史官所作則仍未免二孔之見試思虞之與唐相去幾時而謂之古乎則堯典亦夏史官所追敘可知也大禹謨亦有若稽古之字蓋夏中葉後史官追記之書也

### 宋儒疑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自宋以來諸儒多疑其偽吳才老曰古文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書之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為二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

凡書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徧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又孔安國書傳是魏晉間人作托安國為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似與孔叢子同出一乎吳草廬曰伏生書雖難盡通然詞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制如出一手采輯補綴雖無一字無所不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此皆疑古文為偽者自此三說行而後人附和紛々大概不越乎古文何以皆易讀今文何以皆難讀二語不知古文所以易讀之故本在史記儒林傳及安國書序中學者初不深求耳儒林傳曰孔壁有古文尚書

安國以今文讀之安國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以竹簡為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由此以觀是安國本不識古文以伏生之今文對讀始以意揣而識其字既識古文則今文所無者即以今文與古文相同之字讀之間有不識者則以文義貫穿之略如鳩摩羅什及房融等之譯經其義則原本其詞則有出於繙譯時之潤色者故與諸書所引尚書文轉有參差不盡符之處且所譯之二十五篇體制如出一手職是故也蓋安國所傳古文原從科斗字譯出非字字皆科斗原文而毫無改換也後人不於科斗轉為隸字之處反覆推求

但謂古文卽科斗原文因而致疑於二十五篇何以皆  
文從字順毋怪乎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矣至草廬謂采  
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是直謂偽造者歷採各書所引  
尚書之文零星湊集串插成文也然果如此則孟子所  
引放勳殂落我武維揚等句已一一在所采中而勞之  
來之等句應亦尚書文也尚以又不采入且不持此也  
左傳國語所引書尚多如左傳楚公子棄疾如晉晉人  
欲弗納叔向引書曰聖作則又叔向告韓宣子斷獄引  
夏書出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衛獻公在夷儀篇引書  
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國語單襄公論卻至將敗引  
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止也以上皆春秋時人所引書戰國策述荀息之

語曰周書有之美女破古美男破老亦見汲冢書武備解蘇秦說魏

王引書曰綿々不絕蔓々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杞

周廟中人銘蓋周人已筆之於書矣

魏策智伯索地於魏桓子任章勸桓子

與之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

之韓非子喻老篇亦引此二語

按老子微明章與此大同小異蓋本周人書也朱子曰老子爲柱下

史故見此書王應麟謂蘇秦所讀陰符經當卽此

韓非子外儲篇引周書毋爲虎傅翼

將飛入邑擇入而食

亦見汲冢書寤傲解

呂覽聽言篇引周書曰往

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孝行篇引商書曰刑二百莫大

於不孝慎大篇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適威篇

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有讎而衆不如

無有貴信篇引周書曰允哉允哉史記蔡澤說應侯引

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又蒙恬傳引周書曰必參而  
伍之以上皆戰國時人所引書韓詩外傳哀公取人章引周書曰為虎  
傳翼與韓非子同史記楚世家引周書曰欲起毋先商鞅傳引  
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漢書蕭何傳引周書曰天子  
不取反受其咎又劉濞傳贊引周書曰毋為權首將受  
其咎淮南子泛論篇引周書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  
上用也覽寘篇引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白虎通  
引書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漢書  
律志引書曰先其算命十父偃傳引周書曰安危在出  
合存亡在所用平當傳引周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董  
仲舒對策引書曰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  
鳥周公曰復哉復哉蕭望之傳引書曰戎狄荒服高  
傳史丹引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王莽傳引嘉禾篇曰  
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王  
充論衡引書曰子惟率夷憐爾又引書曰伊尹死大霧  
三日又引梓材曰強人有玉開賢厥率化民後漢書楊  
賜疏引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  
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又劉愷傳引書  
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左傳杜註引作雒篇曰千里百  
縣以上漢晉人所引書如此之類書之零章斷句散見於他書者正  
多又何以不一一補綴成篇而聽其在二十五篇之外  
則草廬所云歷採各書奏集成文之訛究未可為定論



也今文尚書世以其出於伏生口授罕有疑之者抑思盤庚等篇所以告論愚民使之家喻戶曉豈轉作此艱澁不可解之語若謂當時語言本是如此則左傳國語所引夏書商書何以又多文從字順絕不如此今因其艱澁不可解遂謂之古奧而深信之此更非通論矣以九十餘歲之人追憶少時所習記誦豈無遺忘一也以齒豁口呿之年語音豈無淆混二也以上音授異鄉之人兼合侍婢傳述字句豈無訛謬三也然則今文尚書亦未必字字皆孔門原本與古文尚書正同未可以易讀而致疑難讀而深信也

按安國書序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伏

生之書考論文義定為隸古定云云閻百詩力斥其偽謂蕭何以六體試學童一曰古文卽科斗書是漢初已使人人習之何以孔壁中古文無人能識然衛恒書勢則謂古文絕於秦漢興人不識故逸在秘府不立學官恒晉人去漢初未遠其說必有所自當秦焚書書之科斗字者已盡在所焚中否則藏之壁莫敢習讀其現行文字惟斯篆邈隸是以漢初科斗之學已絕迨後壁書漸出如安國輩以今文讀之解釋傳播始有識者至哀平間劉歆已能好之欲立博士然究非人人皆曉故諸儒尚畏難而不肯立況安國時去秦未久而已人人識古文乎

舜典當從日在元日分起

伏生今文尚書但有堯典而無舜典今所傳舜典自慎徽五典以下至陟方乃死據伏生今文俱在堯典之內孔安國所謂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是也孔壁古文書序有舜典篇目而安國書傳散逸不可考其以慎徽以下分為舜典則自東晉始孔穎達云東晉初梅賾上孔傳猶闕曰若稽古帝舜等二十八字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篇舜典之初至齊建武中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傳乃表上之事未施行隋開皇中購遺典始得之是也

陸德明釋文謂梅賾上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以續之又云舜典一篇本之王肅不能得乃取王肅註堯典從慎徽以下分為舜典則以慎徽以下為舜典或自肅始

自是遂以曰若稽古帝舜二十

八字冠於慎徽之首而為今之舜典孔穎達作正義本之蔡沉作集傳亦本之然按孟子咸邱蒙章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在未焚書之前必親見尚書真本而引之為堯典則此明是堯典之文而晉人分在舜典中者誤也孟子不足據而晉人反足據乎況史記堯本紀直至禪位後二十八年殂落始畢凡今舜典所載察璣衡定巡狩封山濬川及制刑法誅四凶等事皆在堯本紀中班固稱遷作史記多從安國問故安國乃治古文尚書者而遷本之作堯紀如是可知古文堯典原不止於釐降二女而必至遏密八音方止也晉人徒以慎徽以下

皆舜之事遂分為舜典不知禪位於舜是堯晚年一極  
大事敘舜之功正見堯之禪讓得人賓門納麓皆是堯  
試舜之事而俱在慎徽以下若遽從慎徽截斷則堯之  
事未了成何堯典耶况舜典未總敘舜二十登庸至陟  
方乃死作結以此例之則本舜典中二十有八載至四  
海遏密八音正是堯典之總結是堯典必當以遏密八  
音為止而非可分慎徽以下屬舜典也然近日王西莊  
尊信伏生今文太過又全以今舜典為堯典而謂當別  
有舜典一篇已經亡逸則又屬過論顧寧人論古時堯典舜典  
格於文祖之後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帝也至其命禹初稱帝  
曰問答之詞已明則無嫌也閻百詩亦謂本堯典一篇而兼敘堯舜事是尚比皆  
謂二典本合在一篇並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即位以後咨岳  
無別有舜典一篇之說

牧命九官皆是堯崩後之事且前此不稱帝此後皆稱  
帝曰明是舜典原文豈得俱指為堯典其未陟方乃死  
一節更是總結舜之始終與堯何涉而可謂之堯典乎  
又史記舜本紀即位後咨岳牧命九官即今舜典月正  
元日以後之事遷既從安國問故而作舜本紀可知古  
文舜典本即此月正元日以後數節並非別有舜典一  
篇而必泥於今文尚書之舊以今舜典作堯典亦窒碍  
而不可通也或疑如此則舜典不過寥寥數語似非全  
文不知舜之功業全在堯末崩以前已敘入堯典內及  
即真後則第君臣交儆而已無他事雖有征苗一節旋  
即來格故孔子亦嘆焉無為而治可知舜典本自無多

正不必以寥寥數語為疑惟此篇若但從月正元日起似無頭緒則大航頭所得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雖真假不可知而即以乃命以位冠於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之上亦屬語氣緊接固無不可也要之今舜典過密八音以前乃堯典之文也月正元日以後則舜典之文也前有孟子咸邱蒙章作證後有史記舜本紀作證試平心玩其文義則知此說雖創論而實定論矣

納于大麓

宋儒改正五經注疏亦有不如舊本之善者尚書納於大麓孔安國訓麓作錄謂使舜大錄萬幾之政而風雨以時也王肅注亦同按五帝德孔子答宰予堯使舜

錄萬幾之政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正與烈風雷雨弗迷之義相合漢書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於君後漢書劉愷傳三公協和陰陽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是古人皆作大錄庶政調和陰陽解惟尚書大傳云堯推尊舜納之大獵之野烈風雷雨不迷史記亦謂堯使舜入山林川澤烈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并謂洪水為患堯使舜相視山林雷雨大至眾懼失常舜獨不迷今蔡傳實宗此說然反淺矣揚用修所以有茅山道士鬪法之戲也鄭康成注尚書大傳謂堯築壇於山麓命舜陟位大錄天下之事則又兼用山麓大錄二義未免岐互蘇氏又云或

曰納於大麓蓋納之泰山之麓使之主祭也會有大風雷之變禱之而息所謂百神享之也此又一說

元愷四凶皆在尚書辨

左傳八愷蒼舒墮欒戴大臨履降庭堅仲容叔達也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也班書古今人表既列此十六人

十六人內無庭堅有答繇伯俱作柏季狸作季熊

而又別有

高即契

垂朱旂

卿父

柏譽

譽即伯

柏益

益即伯

及龍夔則左

傳之元愷非尚書所命之九官也孔安國作尚書傳乃始以朱虎熊羆及父旂伯與四人為在元愷之中以尚一書朱虎熊羆與左傳伯虎仲熊之名相合也杜預註左傳則又以八愷為即垂益禹臯陶之倫蓋以左傳禮

主后土而禹益實平水土且皆高陽氏之後又臯陶字庭堅也以八元為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亦以左傳八元主敷教而契實司之契與稷又皆高辛氏之子且虎熊名與左傳合故也然終未確指元愷內之某人且尚書所命九官及所讓之及旂伯與朱虎熊羆人數較少不及十六人故古來未有即以此作八元八愷全數者吳仁傑乃分及旂為二人伯與一人又分朱虎熊羆為四人合之禹益稷契臯陶垂伯夷夔龍九人共成十六之數似為巧合且杜預註渾敦為驩兜窮奇為共工檣杌為鯀鯀饗饗為三苗則左傳四凶即尚書四罪宜乎元愷十六人即尚書分命之衆官全在內矣然孔傳以父

斯為一人漢表作及斯亦以為一人未嘗分及斯為二人孔傳以朱虎為一人熊羆為一人亦未分朱虎熊羆為四人也吳氏一一析之以合十六人之數究屬臆說况孔穎達正義謂安國以相虎熊羆在元愷內者以虎熊名字相合故耳臯陶即庭堅而益是臯陶之子皆當在八凱內垂則不可知伯夷姜姓必不在元愷之數等語可知古人闕疑之慎而吳氏必牽合以充其數且以蒼舒為禹字伯奮為契字未免未其人以實之則鑿

蔡九峯註舜典亦以及斯伯與為三人朱虎熊羆為四人似與吳說相合然未確指為元愷

陟方

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為巡狩而崩於蒼梧也韓昌黎則

據竹書紀年凡帝王之歿皆曰陟因謂陟者昇天也猶言禮陟配天也下文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之義也地勢東南下如言巡狩蒼梧而死應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蔡傳主其說而以方字屬上謂陟方猶言升遐也據此則陟方即是死矣下文何必又云乃死乎陟方究應從孔傳巡守之說為是舜葬蒼梧見檀弓山海經史記諸書孟子亦云卒於鳴條雖地名不同要其為崩於巡狩則有明據况地勢東南下者乃注浙耳若古之蒼梧在零陵九疑一帶正是浙水發源處地極高由吳地湘江而下步步皆逆流項羽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王者必都上流乃徙之長沙都郴此正見楚南之在上流

也安得云地勢下而不宜言陟乎昌黎亦嘗過嶺乃不知地形乎家語五帝德篇舜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陟方岳卽書所謂陟方也是家語亦指爲巡狩與孔傳之說合而必據竹書以陟爲死之文以駁之亦固矣按王整語云孟子謂舜卒于鳴條按湯與桀戰于鳴條則其去中國不遠也何孟春注家語云陳留縣平邱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考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是又合卒於鳴條崩於蒼梧二說而牽連之亦可備二說

### 萊夷作牧

萊夷作牧孔安國云萊夷之地可以牧放蔡傳因其說謂夷人以畜牧爲生也然遊牧乃沙漠之地不生五穀故但逐水草耳萊在齊西境則固耕耨之鄉豈必以其萊夷而懸所爲畜牧乎况畜牧何必云作牧乎蓋萊夷作牧者謂卽用萊夷之長使之寘其地統其衆如後世之士司耳牧卽牧伯之牧漢官舊儀云東萊周時曰萊子國尤見卽以萊人爲君長之明證而必以牧放釋之亦固矣

### 三正

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此三正也然夏書甘誓云有扈氏怠棄三正則夏之前已有三正矣孔安國因商周在夏之後故不敢以子丑寅釋之而但謂天地人之正道王肅亦云惟殷周改正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爲正然尚書大傳云王者存二代之後以備三正馬融註甘誓亦云子丑寅也鄭康成註堯典正月上日云帝王

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  
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則王  
正迭建固不始於三代矣蔡傳亦云唐虞以前當已有  
之按魏書李業興使梁武帝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此是何正業興曰夏正梁武曰寅賓出日卽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是堯典亦夏正也此據堯典證堯之以寅為正月最為明確鄭康成謂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者非

### 秦誓真偽

漢時別有秦誓一篇其中載白魚入舟火流王屋化為  
赤烏等事而於左傳國語孟子諸書所引秦誓之文無  
一語相合故馬融疑之謂其文義淺露吾見書傳多矣  
所引秦誓俱不在今秦誓之內也然漢以來此秦誓盛  
行諸儒所見秦誓皆是此篇董仲舒天人策同馬相如封禪書同馬遷周本紀皆引用白魚赤烏之事王充

論衡引此事此并明言秦誓之文馬融謂春秋傳所引秦誓民之所欲二句國語引秦誓朕受非予武六句俱不在今秦誓之內杜預註左傳所引秦誓民之所欲三句謂今秦誓無此文可見諸儒疑之韋昭國語別異之所欲三句亦云今考秦誓無此文可見諸儒所見秦誓皆武帝時所出之本故反疑左傳等書所至周隋間孔安國古文引為脫簡  
尚書出有秦誓三篇與此迥別且與諸書所引秦誓之  
文多合於是孔穎達直斥此篇為偽而以孔傳所出為  
真此一重公案久定矣近日王西莊則又以穎達所謂  
真者為偽偽者為真其強詞博辨人概以史記及尚書  
大傳為據謂漢書儒林傳稱司馬遷作史記多從孔安  
國問故而史記周本紀已有白魚赤烏二事是必從安  
國古文秦誓中來則白魚赤烏之為真秦誓無疑也又  
尚書大傳出自伏生而其中秦誓傳云天子發升於舟



白魚入於舟中有火流於王屋化為赤鳥三足是又與  
當時所傳秦誓中語相合蓋可見白魚赤鳥之為真秦  
誓也其證佐可謂確矣然此秦誓一篇本係別出劉向  
謂武帝時民間得之於壁間王充論衡謂宣帝本始元  
年何內女子壞老屋得之雖所傳時代不同要其為單  
行獨出非伏生今文中所有亦非安國古文中所有則  
鑿久不爽况伏生書本二十八篇而史遷云二十九篇  
孔穎達謂當時此秦誓一篇已盛行遷遂并八伏生書  
內而總為二十九篇耳是遷方以此為伏生今文而西  
莊反以為史遷引用安國之古文其是非更不待辨至  
以尚書大傳與此秦誓相合為證按伏生傳書在景帝  
時而此秦誓出武帝時則大傳在先此秦誓在後明  
係漢儒因武帝購遺書遂依仿大傳造此秦誓一篇托  
為得自壞屋者而獻之或謂秦誓原文若本無此魚鳥  
等事則伏生之徒何由馮空譔傳此更不然也大傳所  
記多有與尚書本文不相涉者不過因某朝有某事即  
附敘某朝書篇之下說見尚書大傳條內不得謂此傳必從秦誓  
真本而出也然則此秦誓一篇昔人久斥為偽不必再  
翻公案反以為真而以今秦誓三篇為偽也至邢凱坦  
齊通編以左傳紂有億兆夷人數句杜預註謂今秦誓  
無此文凱乃駁之以為現在秦誓篇中而預以為無此  
文豈偶忘之耶此又不知杜預時但有白魚赤鳥之秦

誓而今秦誓三篇尚未出也而遂據今秦誓以折之此又宋人之陋也

按顏達所斥偽秦誓今雖不得然尚有散見於他書者董仲舒天人策引秦誓云曰魚入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馬赤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司馬遷引秦誓云師尚父左杖黃鉞秉白旄以誓曰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馬融述秦誓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火復于上至於王屋流馬為鵠五以穀俱來舉火漢書郊祀志引秦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不天之大理平當傳引秦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于無窮白虎通引秦誓云太子發升于舟劉歆云統歷引秦誓云丙午速師又漢書谷永傳引書曰自絕于天又引書曰廼用婦人之言顏注皆曰今文秦誓以上各條皆漢武時所出秦誓之文也

### 帝乙即成湯

周易乾鑿度謂易帝乙歸妹所以彰湯之美能順天地之道立嫁娶之義也因引孔子之說謂尚書自成湯至於帝乙此湯之元孫之孫也而歸妹之帝乙即湯也殷

尚質故以生目名元孫之孫親盡矣故不嫌同名而亦曰帝乙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則湯六世孫也按世本及史記湯本名天乙惟孔安國註論語予小子履謂履乃湯名而孔穎達正義謂安國之意以湯本名天乙至將受命乃改名履故有二名皇甫謐巧欲附會乃謂湯名履字天乙誤矣據此數說則湯之名天乙無疑後人以其有天下因稱之曰帝乙則乾鑿度所云帝乙即成湯者非妄也尚書所云帝乙本帝名祖乙因嗣帝位故亦稱帝乙然則因其有天下而以帝冠於名故湯亦稱帝乙祖乙亦稱帝乙也

康誥文與左傳不合

左傳白季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又齊侯使公孫青聘衛篇亦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爾處所引大意相同則其為康誥原文可知而今康誥無此語但云子弗祇服厥父事父不能字厥子弟弗克恭厥兄兄亦大不友於弟其下卽曰刑茲無赦無所謂罪不相及者將謂誤在左氏則不應兩處俱誤將謂誤在今所傳尚書則不應今古文又相同也豈其由伏生遺脫而孔安國以隸書譯寫古文時凡伏生今文所有者不復細加翻譯悉仍其舊因與左傳所引原文稍有不合耶

延洪

裴晉公詩願續延洪壽千春奉聖躬毛奇齡引以證尚書大誥天降割於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謂孔傳以不少句延洪又句惟我幼冲人又句自蔡沉註尚書以不少延句洪惟連讀遂致天壤之間無此三字漢書翟方進傳翟義舉兵討王莽一依周書作大誥其起語曰不弔天降喪於趙傳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是知洪惟連讀在漢已然毛氏謂創自九峯者亦非也

尚書大傳

尚書大傳漢藝文志謂伏生所傳經二十九篇傳四十一篇鄭康成序謂伏生歿後弟子張生歐陽生等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名之曰

傳劉子政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又詮次為八  
十三篇是大傳乃伏生弟子所傳也然亦有可疑者伏  
生所傳今文尚書共二十八篇則弟子所譌大義應只  
在二十八篇之內古文則孔壁所出在後伏生未嘗見  
也乃說命泰誓武成旅獒皆今文所無而大傳反有之  
九共帝告高宗之訓歸禾成王政等篇不惟今文所無  
卽古文亦逸安國所謂錯亂磨滅弗可復知者而大傳  
亦載其篇目當是伏生少時本習尚書百篇全文遭秦  
禁亡失漢興尋舊本僅得二十八篇而他篇散佚不存  
尚能粗記篇目及大意故議論在彷彿之間而弟子遂  
筆之於書耳卽如桑穀生庭一事古文書序謂伊陟因  
此祇異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而大傳則系之高宗之  
訓以為祖己因此以警高宗者彤日雉雉孔傳以為耳  
不聽之應劉歆以為鼎三公象也而野烏來居是小人  
將居公位鄭康成亦以為視不明之象乃大傳則曰高  
宗祭湯廟有雉升鼎耳而鳴祖己謂高宗曰遠方君子  
將至否則有遠方來朝者未幾果有六國重譯來朝孔  
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王充亦引之以  
順己為禱乙按  
篇中祖己多警戒之詞不知大傳何所據而云然又如  
金縢一篇明言武王有疾周公禱以身代其後武王崩  
管蔡流言周公居東成王遭風雷之變乃出金縢而反  
公此事之真偽不可知而敘事自極明白乃漢儒說此

篇惟孔安國傳與本文相合史記蒙恬傳則云成王有疾公白揃其爪沉於河願以身代則以爲周公因成王疾而禱矣白虎通云周公薨天示之變成王乃以天子之禮葬公王充論衡引張霸百兩篇亦云天以雷雨悟成王王乃開金滕知公之功決以天子禮葬公是又以風雷之變爲葬周公不備禮而設矣及考尚書大傳乃知此語亦自大傳出也大傳於此篇云周公薨成王不葬之於周而葬之於畢畢者文王墓地葬之於此示不敢臣周公也是雖未言天意欲以天子禮葬公示以風雷之異而後人以風雷屬之於周公之葬事則實由於此按彤日等皆伏生今文所有大傳又本之伏生何其與書意全不相合可知大傳原非詮釋經文但某朝事卽附於某朝某篇之下所謂別撰大義

古詩三千之非

陽湖 趙翼 耘菘

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為三百五篇孔穎  
 達朱彞尊皆疑古詩本無三千今以國語左傳二書所  
 引之詩校之國語引詩凡三十一條惟衛彪傒引武王  
 飲歌其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謂武王克殷而作此謂之飲歌名之曰支使後人監戒及公子重耳賦河水  
 二條是逸詩而河水一詩韋昭註又以為河當作沔即  
 沔彼流水取朝宗於海之義也然則國語所引逸詩僅  
 一條而三十條皆刪存之詩是逸詩僅刪存詩三十之  
 一也左傳引詩共二百十七條其間有邱明自引以證

其議論者猶曰邱明在孔子後或據刪定之詩為本也然邱明所述仍有逸詩則非專守刪後之本也至如列國公卿所引及宴享所賦則皆在孔子未刪以前也乃今考左邱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所引者共四十八條而逸詩不過三條成九年宮侍陋不設脩楚人克其二都君子引詩曰雖有絲麻無葉管刺雖有姬姜無葉蕉萃凡百君子無不代匱囊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君子謂楚共王失刑引詩曰周道挺一我心庸講事不合集人來定襄二十年澶淵之會以宋災謀予之財既而皆不致君子引詩曰淑慎爾止毋載爾偽其餘列國公卿自引詩其一百一條而逸詩不過五條莊二十二年陳敬仲辟御引詩曰翹一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女明襄八年楚伐鄭一大夫或欲從楚或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昭四年子產作邱賦國大謗之子產曰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昭十二年楚子革引所招之詩曰所招之情惜式昭德音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昭二十六年晏子與齊景公論彗星不必禳引詩曰我無監夏后及高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又列國宴享歌詩贈答七十條而逸詩不過五條僖二十三年秦

穆納晉重耳公子賦河水襄二十六年晉以衛侯之罪告諸侯齊國子賦齊景公賦矣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叔穆子飲之使工誦茅鴉昭十年宋以桑林享晉侯注殷天子之樂名二十五年叔孫昭子聘宋公享之贈新宮是逸詩僅而存詩二十之一也若使古詩有三千餘則所引逸詩正多於刪存之詩十倍豈有古詩則十倍於刪存詩而所引逸詩反不及刪存詩二三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詩三千之說不足憑也况史遷謂古詩自后稷以及殷周之盛幽厲之衰則其為家絃戶誦久矣豈有反刪之而轉取株林車轄之近事以充數耶矣他書所引逸詩惟論語素以為絢句管子浩一者水育一者魚四句莊子青一之麥生於陵坡四句禮記射義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八句緇衣音戎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八句韓嬰詩有兩無極傷我稼穡

二句大載禮驪駒在門僕夫具存四句汲冢周書馬之剛矣轡之柔矣二句其他所引皆現存之詩無所謂逸詩也戰國策甘茂引詩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黃歇引詩曰樹德莫如滋除惡莫如盡又引詩曰大武遠宅不涉史記作大武遠宅而不涉范雎引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呂覽愛士篇引詩曰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古樂篇有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逐之乃為詩象之詩權動篇引詩曰惟則定國音初篇引詩曰燕——往飛行論篇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路之必高舉之原辭篇引詩曰無日過亂門漢武詔引詩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凡此皆不見於三百篇中則皆逸詩也按行百里句本古語見賈誼策樹德二句姚本作引書則秦誓也本實二句吳師道謂是古語則皆非詩也呂覽君君子二句全不似詩將欲毀之四句與國策所引周書將欲敗之數語相同則亦非詩也惟大武遠宅不涉及燕——往飛數語或是逸詩耳又韓非子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可奈何其句法似詩然曰先聖之言則亦非逸詩也推此益可見刪外之詩甚少而史遷古詩三千餘篇之說愈不可信矣按詩本有小序五百一十一篇也此或即古詩原本孔子即於此五百一十一篇內刪之為三百五篇耳尚書緯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



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刪之為尚書百二十篇以百二篇  
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說見孔穎達正義史遷所謂古詩三千者  
蓋亦緯書所云尚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之類耳惟夷齊  
採薇及介之推五蛇為輔之歌孔子訂詩會不記錄此  
不可解或以採薇歌於本朝有忌諱而五蛇之事近於  
誕故概從刪削耶

### 詩序

詩序先儒相承謂子夏作毛萇衛敬仲又從而潤益之  
朱子說詩盡廢小序固未免臆說然後人駁之者如楊  
升庵毛西河朱竹垞王阮亭諸人亦徒多詞費但引李  
札觀樂及程伊川詩說數語則不辨自明矣李子觀周  
樂為之歌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  
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  
其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全無一語及於淫亂則概以  
為淫奔者過也程子云詩小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因史  
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何由知此篇是甚意思  
若大序則是仲尼所作此三說者可以證明不待煩言  
矣又歐陽公作詩本義其序問篇云毛詩諸序與孟子  
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為證而朱子白鹿洞賦有  
曰廣青衿之遺問樂菁莪之長育或舉以為問朱子曰  
舊說亦不可廢然則考亭亦未嘗必以小序為非也蓋  
朱子註詩亦只是另成一家言如歐陽公說春秋蘇氏

說易王氏經義字說之類宋人著述往々如此其意原非欲盡廢諸家之說而獨伸己見以爲萬世之準也及後代尊朱子太過至頌之學宮專以取士士之守其說者遂若聖經賢傳之不可違而其中實有未安者博學之士遂羣起而伺間抵隙正以其書爲家絃戶誦則一經批駁人人易知也使朱子詩註不入令甲取士亦只知歐陽說春秋蘇氏說易之類不過誦諸家中之一說誰復從而詆譏乎卽如歐氏春秋及蘇氏易其中不當處亦甚多而世顧未有從而攻擊者也

### 漢儒說詩

毛詩小序漢時雖已盛傳然未立學官故諸儒說詩各出意見多有與小序異者關雎詩周公制禮已列爲鄉樂史記亦云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是皆以爲風化之正也而杜欽上王鳳書云佩玉晏鳴關雎嘆之李竒注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傷之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後漢書皇后紀序云康王晚朝關雎作諷王充論衡亦云今問詩家曰關雎詩何時作也彼將曰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作此詩也是竟以關雎爲刺晚朝之作矣歐陽本義亦云關雎周衰之作芣苢詩韓嬰謂妻傷夫有惡疾也薛漢章句謂夫有惡疾故以芣苢起興芣苢雖有惡臭我猶采之不已以喻其守夫而不去也汝墳之詩薛漢謂王政如

火猶觸冒而往者以父母饑寒故祿仕也後漢書周磐傳磐居貧無以養母嘗誦詩至汝墳卒章慨然而嘆乃出應孝廉之舉是皆以父母孔邇作已之父母而非以喻文王矣甘棠之詩韓詩外傳謂召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召伯恐勞民乃廬於樹下其後在位者不恤百姓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追思召伯休息之樹而歌思之則又似黍離之感宜人變風矣元人王柏嘗誤音棠于王風見許謙二南相配圖其意蓋本此騶虞韓詩以為享鳥獸之官賈誼則曰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司獸者也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勗古本作畜鄭康成曰此衛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當思先君定公以存

於寡人也相鼠章白虎通云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辱共也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則又以相鼠為妻諫夫之詩矣三良之殉左傳及詩序皆云穆公以子車氏三子為殉史記蒙毅傳亦云昔穆公殺三良而死故謚曰繆按史記秦武公葬以人從死者六十八人至獻公元年方止則武公以下十八君皆以人臣殉葬然漢書匡衡傳云秦穆貴信而士多死應劭註云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則是出於三子之自殉而非穆公之亂命矣黍離之詩韓詩以為柏封作伯封者尹伯奇之弟也曹植伯尹吉甫聽後妻之言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哀之作黍離之詩新序又以為衛宣公

之子壽閔其兄而作則皆非傷周室矣行葦班叔皮北  
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王符曰行葦勿  
踐公劉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是漢儒皆以為  
公劉之詩仲山甫徂齊漢書杜欽曰仲山父異姓之臣  
無親於宣就封於齊則以徂齊為受封於齊矣是時毛  
詩未立學官故各自立說言人人殊毋怪宋儒起而盡  
掃之并毛詩亦不用也

### 夏屋

詩夏屋渠父學齊占畢云夏屋古注夫具也渠父勤也  
言於我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矣然不指屋宇也  
至揚子雲法言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幘幘乃始

以夏屋為屋宇揚用修本其說又引禮周人房俎房俎  
邊豆大房註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樹似  
乎堂後有房故曰房俎以證夏屋之為大俎又言若以  
為屋居則房俎亦可為房室乎然楚詞涉江篇曾不知  
夏之為邱招魂篇各有寗夏又大招篇夏屋廣大涉棠  
秀只則屈原宋玉已皆以夏屋為大屋而必以大俎釋  
詩之夏屋毋亦泥古註而好奇之過矣况屈原宋玉既  
施之於詞賦則以夏屋為大屋亦不自揚子雲始也

### 后稷已行郊禮

詩言上帝居歆而下文即繼之云后稷肇祀庶無罪悔  
以迄於今明乎后稷以來即郊祀上帝也後儒泥於周

制謂后稷未王何得有郊祀按毛氏謂堯見天因邠而  
生后稷故國之於邠卽命之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言  
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棫樸之作  
有積燎之薪文王郊艷經有明文漢儒匡衡亦言文王  
已郊說見三國吳志註所引江表傳及志林

### 坼副

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凡婦人易於產者不過無災害耳  
而詩必以不副坼形容之何也蓋古婦人生子嘗有坼  
剖而生者史記楚世家陸終氏娶鬼方女嬪久孕不育  
啟左脅三人出焉啟右脅三人出焉千寶曰譙周作古  
史考疑此事以爲誕妄遂廢而不論然前志所傳修己  
背坼而生禹簡狄曾剖而生契近日魏黃初五年汝南  
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  
月創合母子無恙以今況古知注記者不妄也則詩所  
謂不坼副者或正因修己簡狄等之背坼曾剖係同時  
之事故相提並論也歟

### 帝武元鳥

毛箋履帝武謂姜嫄從高辛往祭天也箋元鳥謂春分  
元鳥降時簡狄從高辛祈於郊禱也鄭康成則據史記  
姜嫄見巨人跡踐之而生稷簡狄吞乙卵而生契以註  
詩而後之說經者皆宗之蓋兩漢時毛詩未與學官其  
立學官者皆本史記說也洪容齋力斥其貌幻謂不如

毛註之明白然帝王之生亦自有不可常理論者漢書  
張騫傳烏孫王難兜靡為大月氏攻殺子昆莫新生有  
人抱置草中狼來乳之又有烏銜肉翔其旁後仍為烏  
孫王後漢書夜郎之初有女子浣於澗水有三節大竹  
流來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  
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又晉書鮮卑檀石  
槐其母聞雷仰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有娠生檀石  
槐年十四五勇健異常後遂為鮮卑大人王充論衡橐  
離國王侍婢有氣大如雞卵來降遂有娠既生投豕  
溷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徒馬欄中馬復以口氣噓之  
不死後遂王於夫餘北史高句麗之先夫餘王嘗得河

伯女閉於室內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  
娠生一卵大如五升後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  
蒙至統升骨城遂自王以高為氏後魏之先詰汾嘗見  
輜輶自天而下有美女自稱天女受命相偶且日請還  
期年復來以所生男授詰汾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  
王即始祖神元皇帝力微也故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  
力微皇帝無舅家元史蒙古之先孛端叉兒之母方寡  
居夜有光明照其腹遂有娠生孛端叉兒為有元之祖  
虞集高昌王碑其家本畏吾人有天光降於樹樹生癭  
越九月癭忽裂得五嬰兒收養之其最小者曰卜吉可  
罕既壯遂君其地據此則吞卵履迹亦或事之所有也

奚斯所作

魯頌新廟奕々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廟也而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奚斯頌僖歌其路寢曹植承露盤銘序亦云奚斯頌魯則竟以此頌為奚斯所作矣說見顏師古匡謬正俗及袁文甕牖間評按揚雄法言曰正考父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父矣太尉楊震碑云敢慕奚斯之追迹樹碑石于墳道則以奚斯為作頌又不止王延壽曹植也

春秋

春秋魯史記名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此孔子未修以前春秋也然不獨魯史以此為名也國語楚莊

王問教太子之法於申叔時對曰教之以春秋而為之聳善抑惡焉晉羊舌肸習春秋悼公使之教太子又管子法法篇曰春秋之記有弑君弑父者權數篇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春秋所以記成敗也莊王管子羊舌肸皆在孔子前則所謂春秋必非孔子所修魯史可知是齊晉楚皆有春秋也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韓非子備內篇有挑左春秋雖不知何國書要亦一春秋也韋昭註國語謂以天時紀人事故曰春秋房元齡註管子謂春秋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則周時列國之史皆名春秋也墨子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又按呂覽求人篇觀於春秋自魯隱公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

其術一也。莊子齊物論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又云：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此則孔子所修之春秋可見。戰國時已大行於世矣。自後虞卿有春秋，呂不韋有呂氏春秋，陸賈有楚漢春秋，趙長君有吳越春秋，袁曄有獻帝春秋，司馬彪有九州春秋，習鑿齒有漢晉春秋，王範有交廣春秋，杜崧有任子春秋，孫盛有魏氏春秋，晉陽秋臧嚴有棲鳳春秋，李公緒有戰國春秋，王韶之有晉安帝春秋，劉允濟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為魯後春秋，崔鴻有十六國春秋，蕭方等有二十國春秋，韋述撰唐春秋，梁固胡且皆有漢春秋，尹洙有五代春秋。吳任臣有十國春秋，則又皆仿春秋之名而為之者也。

### 春秋底本

孔子修春秋，魯史舊文不可見，故無從參校。聖人筆削之處，今以汲冢紀年書考之。其書魯隱公及邾莊公盟，姑蔑即春秋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也。書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虞師晉師滅夏陽也。據此可見當時國史其文法大概本與春秋相似。孔子特酌易數字以寓褒貶耳。杜預所謂推此可以知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而孔子刪訂春秋之處，亦即此可見。又魯莊公七年星實如雨，公羊傳謂原本乃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孔子修春秋改曰星實如雨，是亦可見聖人改削之蹟。



春秋書法可疑

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以其筆削至嚴也筆削之嚴應莫過于篡弒之事然春秋書法實有不可解者趙盾之不討賊許止之不嘗藥而皆書弒君固以責有攸歸也楚王麋之死據左傳公子圍入問疾縊而殺之則圍實弒麋也而經但書楚子麋卒說經者曰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弒夫弒君而嗣位之人誰肯以弒赴告列國者以疾赴遂不書弒是轉開一規避法也及楚靈王之被弒也左傳謂王田于乾谿聞公子比自晉歸作亂遂自縊則與被弒者終有間而經則書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弒其君虔於乾谿一則于弒者反脫其弒君之罪一則自縊者轉坐其臣以弒君之名又如齊孺子荼之死據左傳乃悼公使朱毛弒之陳乞不過先廢荼而立悼公耳其時悼公既立則不得專坐陳乞罪也而經書曰齊陳乞弒其君荼豈經之所書者真而左傳所述者不可信耶抑經但據舊策以書而必待作傳者之詳其事耶使無作傳者之詳其事則首惡者不幾漏網而從坐者不且覆盆耶事隔千載無從訂正以經為據當是作傳者誤耳

春不書王

春秋每歲必書春王正月如正月無事可紀則書春王二月或春王三月所以尊王也乃隱公九年十一年不

書王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而三年至十七年皆不書王杜預云天王不頒歷故不書王此恐非也春秋以尊王爲第一義若不頒歷卽不書王則是年竟不屬之王子況不頒歷宜莫如王子釁王子帶王子朝之亂朝廷播越豈暇修舉故事乃是時却書王而隱桓時反不書豈流離之日尚能頒朔而太平無事轉缺此典乎程子則謂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此亦恐非也若謂因桓之無王而不書王則當其弑立之初已目無王何以反書王于元年至第三年而始著其無王也若謂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則凡書王之年皆因國君有罪而書乎宋督弑君何與魯事而欲以魯史之書王正宋臣之罪有是理乎何休則謂十年書王者數之終十八年書王者桓公之終也據此則書王之例第於人君卽位之年四十之年薨卒之年書之而其餘俱可不必書王矣何以十二公內除此數年外又多一一書王也此益曲說不可通者也抑知春秋時周正已不徧行列國有用周正者有用殷正者有用夏正者變魯雖兼周禮然觀其置閏失閏之參錯則其不遵周正可知或雖不盡遵周正而史官秉筆有尚知以則月記事者則孔子書王正月以別之謂此正月乃王是正月見其猶尊王也而史官更易不一

其人有時或竟以魯國自用之歲月以紀事而不合乎周正則孔子師仍其所書之春正月而不復書王謂此正月乃魯國自行之正月而非王之正月見其無王也然則書王不書王本據舊史之周月魯月為定舊史所紀用周正則書王舊史所紀非周正則不書王明乎此則諸家紛紜之說俱可不必矣

春秋時列國多用夏正左傳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或周之禾若係周正則麥禾俱未熟取之何用是鄭用夏正也隱六年宋人取長葛經書冬而傳書秋蓋宋本用殷正建酉之月周之冬即宋之秋是宋用殷正也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經書夏而傳書春是二國不用周正

也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十一月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二月傳書九月又如左傳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重耳于晉而國語則云十月晉惠公卒十二月秦穆公納公子魯之月與晉不同是晉不用周正也文十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經書九月傳作七月是齊不用周正又管子立政篇正月令農始作輕重篇令民九月種麥則齊用夏正也史記秦本紀宣公初志閏月則宣公以前并有

不置閏者共不用周正可知也。至戰國時更無有不  
用夏正者。呂不韋春秋是全用夏正。杜預記汲冢紀  
年書係魏哀王時人所作。以夏正為首。是魏亦用夏  
正也。不寧惟是魯。號秉禮之國。然論語暮春者春服  
既成。若周正則暮春尚是夏正之正月。安得有換春  
衣浴且風之事。是曾點所云暮春即夏正之三月。夏  
正之三月在周應作仲夏。而曰暮春。則魯亦久用夏  
正可知也。又左傳文元年閏三月非禮也。三代閏月皆歸  
於歲終。所謂歸  
終也。襄二十七年再失閏。哀十二年又失閏。季孫問仲  
尼。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註尚是九月。歷  
官失一閏也。十三年十二月又蝨。杜註季孫雖問仲

尼言而不能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十二月又蝨。則魯  
不惟不用周正。并夏正亦失之矣。劉原父謂左氏月  
日多與經不同。蓋左氏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其  
用三正參差不一。故與經多歧。可見是時列國各自  
用歷。不遵周正。固已久矣。凡古制非現行者。閱數十  
年未有不廢絕。若周改正朔之後。列國皆遵周正。則  
千年以前之夏正。何以尚在人間。而行之自若乎。蓋  
周初雖改歲首。而農事仍以夏正並行。微子之命曰。  
統承先王脩其禮物。是聽其自用先世之制。杞用夏  
正。宋用殷正。可知也。尚書大傳亦云。王者存二代之  
後。與已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鄭康成註云。使二

王之後自行其正朔也是二王之後不用周正固不待言卽周制亦自有兼用夏正者逸周書周月解篇有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正焉今按七月流火之詩周公所作而授衣條桑烹葵剝棗鑿冰獻韭一一皆以夏正紀節物然此猶曰追敘祖宗時事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非周中葉之詩乎維暮之春下文卽接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豈非夏正之三月其下月卽麥熟時乎周禮仲春會合男女之無夫家者若周之仲春爲今之十月二月風雪沍寒豈能會合於野奔者不禁乎則亦豈非夏正之仲春乎是知周改朔之初本已兼用夏正

民間習用旣久及東周以後去開國之時愈遠王朝又不頒朔列國遂并忘周正而各自用夏正固非一日矣由此以推孔子脩春秋必書春王正月實以是時列侯多不用周正故特著之言此乃王之正月也若各國咸稟周正則但書春正月卽是王之春正月矣何必更表之以王說見春不書王條下告顏子以行夏時亦以夏時本所當遵當時已多私用與其另建一朔而不能使天下畫一不如仍用夏正俾上下通行也按夏小正一書

實月令所本其曰夏小正者蓋周改朔之後此書仍聽其行之民間以使民事而實非本朝之制故謂之夏小正以別於周正耳

### 春王不書正月

唐劉蕡對策謂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月者以先

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此亦唐人臆說春王無正月此不過脫簡耳如春秋每遇四季之首雖無事亦必書其首月隱六年秋無事書秋七月桓九年夏無事書夏四月之類不可勝紀杜預所謂雖無事必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而桓四年秋冬無事乃不書秋七月冬十月七年九年及莊七年之秋冬亦然其為脫簡無疑也則春王之下無正月其為脫簡又何疑乎或謂脫簡必脫一行如秋七月冬十月之類至春王下缺正月二字豈有一簡中脫落半段之理不知簡策亦有傳寫脫誤者如左傳莊六年經文冬齊人來歸衛俘而公穀經文比自言衛賓則有誤在一字者矣僖十年經文冬十二月夫人氏之喪至齊齊夫人姜氏也而無姜字杜註云脫誤也則亦有脫在中一字者矣一季之內雖無事必書首月而莊二十二年夏無事乃不書夏四月而書夏五月非傳寫之誤乎推此則莊十年之夏五亦豈非脫字乎而必為之說曰孔子有意仍之以傳疑也夏五之為夏五月了然可知聖人即添一月字豈遂為僭妄乃必不敢增以存傳疑之義則又何以筆則筆削則削乎可見春秋一書孔子既修之後仍有脫簡誤字不一而足而必於其脫誤處曲為之說毋怪乎益入於穿鑿也則春王下之無正月其為脫誤無疑非別有義也

春秋紀年

春秋時列國雖曰奉周正朔然紀年皆以本國之君即位之年為紀如春秋以隱公元年起雖孔子亦不改也至其稱于列國則彼此紀年不同似應以周王之年為紀矣然鄭子家對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來朝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是皆據本國之紀年以語他國否則舉是年一大事以標之如魯襄公朝晉侯晉侯問其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是也絳縣老人自敘其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五甲子矣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皆不以周王之年為紀也即左傳敘事亦然如追敘晉

封成師之事則曰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孝侯追敘衛襄公立子元之事則曰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追敘鄭伯有為厲事一則曰鑄刑書之歲再則曰齊平燕之歲追敘齊烏餘以廩邱奔晉事則曰齊人城郟之歲追敘鄭伯朝晉之歲則曰溴梁之明年而於周王紀年略不及焉堂父其主正朔咸遵而紀年莫之或用蓋當日本無稟奉一王紀年之制非盡各國僭妄也

漢書諸侯王尚得自稱元年如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為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三十二年為地節元年之類又列侯於其本國亦得自稱元年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為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為靖侯竇元年之類是列國各自紀元漢初猶然

矢魚于棠

矢魚于棠諸家皆以為陳魚而觀之宋人螢雪雜說獨引周禮矢其魚鼈而食之之義以為矢者射也按秦始皇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漢武亦有巡海射蛟之事以矢取魚本是古法援以說經最為典切

左傳所本

左傳所本採擇甚多蓋古者史官有簡策簡牘二種杜預序所謂周禮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其本國之事凡政之大者及君所命則書於策非此則但別為記載如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於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

亦非公命也之類杜預所謂史不書於策故夫子不書於經是也然夫子雖不書於經而記載自在故左氏得據以推聖人不書之本意至他國之事凡來赴告者則書於策不告則不書如隱十一年鄭伯大敗宋師左傳謂滅不告敗勝不告克皆不書于策是也然雖不書于策而列國自有記載魯國亦有得之傳聞而別記之者故左氏得以補聖人之所未修而詳其始末杜預所謂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是也故有經所本無而特見於傳者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皆別有所本也亦有經所特書而反無傳者非必其事之無關係也如郭公之類非傳不明而左氏無之則因簡牘缺落無所考據故



不能憑空撰述耳不然則經所無者尚一一補之經所  
有者反略而遺之耶又莊二十六年經文春公伐戎夏  
曹殺其大夫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二月癸卯朔  
日有食之而是年之傳春晉士為大司空夏士為城  
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一年之內經自經而傳  
自傳若各不相涉者蓋亦因經所書之事別無簡策可  
考以知其詳故別摭他事以補此一年傳文也

左傳敘事氏名錯雜

左傳敘事每一篇中或用名或用字或用謚號蓋當時  
文法如此然錯見叠出幾使人茫然不能識別如子越  
椒之亂一闔般也忽曰闔般忽曰子揚一為賈也忽曰  
為賈忽曰伯嬴必之戰一荀林父也忽曰荀林父忽曰  
桓子一士會也忽曰士會忽曰隨武子忽曰隨季忽曰  
士季他篇又稱范武士一先穀也忽曰先穀忽曰玁子  
他篇又稱原穀一荀首也忽曰荀首忽曰知莊子忽曰  
知季一韓厥也忽曰韓厥忽曰韓獻子一欒書也忽曰  
欒書忽曰欒武子一趙朔也忽曰趙朔忽曰趙莊子一  
卻克也忽曰卻克忽曰卻獻子是篇人數既多頭緒更  
雜即姓名一線尚難了了况復錯綜其詞如此使無後  
人註釋不幾於終日回惑而不得其要領耶他篇類此  
者不一而是又如齊慶封之亂使析歸父召晏平仲平  
仲請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此子家乃析歸父

也下又敘慶嗣聞禍將作請子家速歸此子家乃慶封之子也略無別自合讀者何處分析耶此究是古人拙處史遷以後則無此矣劉勰亦謂左氏綴事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也而黃常明謂左傳敘事有一人而稱目至數次異者族氏名字爵邑號謚皆密布其中以密褒貶則又深求之而轉非古人意矣氏名號謚錯見自是另一種文法有何褒貶卽如泓之戰晉諸大夫忽名忽謚號一日之間褒貶頓異有是理耶

### 左氏傳原委

秦火之後漢初惟左氏傳最先出然亦惟左氏始終不得立學官而其傳世也乃愈抑而愈彰董勛謂左氏從河間獻王所得而顏師古則引許氏說文解字序云孔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張蒼歷秦至漢文帝時爲丞相是左氏之出比諸經爲最早也然武帝立諸經博士獨遺之哀帝建平中劉歆欲立左氏遠後大常致諸儒忿爭帝重違衆意乃出歆爲河內太守遂不得立光武時韓歆上疏欲立左氏博士范升等駁之帝卒立左氏學以李封爲博士未幾封卒左氏復廢肅宗亦好左氏傳乃令賈逵自選諸生才高者習之皆拜爲王國郎章帝亦詔選高才生習之然不然亦仍廢是兩漢時左氏傳終未嘗立學官也然自賈誼爲左氏訓詁以授貫公其後賈逵作訓服虔作解謝該作釋及乎杜預作集解

後六朝遂入於經雖東漢以來攻之者不一如范升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并奏史遷引用左氏違戾五經者三十一事李育亦謂左氏不得聖人深意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何休又作左氏膏肓而賈逵則摘出左氏長於公穀者三十事服虔亦以左氏駁何休所駁之六十條鄭康成又有針膏肓之作陳書王元規傳自梁以來諸儒爲左氏學者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所疑滯唐書吟助傳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謂其書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則邱明者蓋如史佚遲任之徒而非孔子門人也

是六朝及唐尚有斥左傳駁杜註者然好之者愈甚蓋匪特敘事之書易傳而其文之工實自有千古也又漢時古文尚書及毛詩亦皆不立學官乃二書與左傳反盛傳至今而當時所立學官者今皆不傳豈顯晦有時而晚出者傳愈久耶

### 鷓冠

左傳僖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鷓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而殺之陳宋之間杜預註聚鷓羽以爲冠非法之服也顏師古則以爲鷓水鳥天將雨則鳴古人以其知天時乃象其形爲冠使掌天文者冠之故逸禮曰知天文者冠鷓蓋子臧是子華之弟以兄

見殺而出奔常有復讐之志故與知天文者遊聚有所  
計議是以鄭伯恐其返國作亂令人誘殺之若直以鷩  
羽飾冠何必惡而殺之也此論可謂發前人所未發然  
左傳本文有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左氏已以  
鷩冠爲子藏之冠而非謂知天文之御士矣豈誤自左  
氏歟師古又以爲君子曰數語係後人妄加非左氏原  
文則欲伸己意而并強抹煞古人矣

曹翹卽曹沫

魯莊公與齊桓公盟於柯左傳但言始通好而不言劫  
盟呂氏春秋貴信篇齊桓公伐魯魯請盟桓公許之曹  
翹先說莊公以劫盟之事盟之日莊公與曹翹皆懷劍  
至壇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請戮於君前管仲  
鮑叔進曹翹按劍當兩陛管仲等不得進莊公曰封於  
汶則可管仲勸桓公許之是劫盟者曹翹也史記則謂  
二公立壇上曹沫執匕首劫桓公公問所欲沫欲齊返  
魯侵地桓公許之沫乃下就臣位則劫盟者又屬曹沫  
按左傳長勺之戰有曹翹而沫之名不見則劫盟爲曹  
翹無疑以翹爲沫司馬貞索隱云沫音翹聲相近而字  
異耳林註春秋柯之盟亦言曹翹劫盟則翹卽沫也  
淮南子汜論篇昔曹子爲魯將三戰不勝亡地千里  
及柯之盟三戰所亡一朝而得之勇聞于天下

屠蒯卽杜賈

檀弓智悼子卒未葬晉平公欲酒師曠李調侍杜簣進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自飲之公問之曰子卯不樂智悼子喪在堂曠爲大師調爲褻臣而俱不以告簣爲宰夫而越職言此是以皆飲之左傳晉荀盈卒於戲陽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入酌以飲樂工曰汝爲君耳將可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病日女弗聞是不聰也又酌嬖叔曰汝爲君目將司明也而汝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檀弓左傳所記本一事也然檀弓有師曠李調姓名而左傳無之檀弓曰杜簣左傳曰屠蒯聲固相近而各記所記則并姓名亦遂不同於此可見古事之入於記載者訛謬蓋十之六七矣王觀國學林云檀弓作杜簣左傳作屠蒯蓋本是杜簣而左傳訛其字耳袁文甕牖間評則云屠者屠宰也蒯爲庖人職主屠宰故曰屠蒯如巫咸之巫師曠之師也則左傳所云屠蒯乃其本字而檀弓訛以爲杜簣耳

杜預註左傳

杜預註左傳蓋合衆家之長不特地名人名考據精核書法譜系援引確切卽如時日之細亦以長歷追算不遺隱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註云傳言正月會癸丑盟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云二月誤也又成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

註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襄二年六月庚辰鄭伯輪卒  
註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襄九年十二月癸亥晉  
人以諸侯之師伐鄭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註  
云以長歷考之此年不得有閏月疑閏月二字當作門  
五日五字上與門字合遂訛為閏月也乃晉攻三門門  
各五日也自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  
日凡十五日明日乃戊寅也昭元年十一月己酉楚公  
子圍弒其君註以長歷推己酉當十二月六日經傳皆  
言十一月月誤也古人著書細心如此今人讀書於年  
月時日未有一日過之矣

國語非左邱明所撰

國語二十一卷漢書藝文志不載撰人姓氏其時說經  
者皆謂之春秋外傳惟司馬遷有云左邱失明厥有國  
語班固作遷贊因曰孔子作春秋左邱明為之傳又纂  
異同為國語韋昭亦以為左邱明采穆王以來下訖魯  
悼其文不主於經號曰外傳顏師古本此眾說故註藝  
文志直以國語為左邱明撰宋庠因之亦謂出自邱明  
今以其書考之乃是左氏採以作傳之底本耳古者列  
國皆有史官記載時事左氏作春秋傳時必博取各國  
之史以備考核其於春秋事相涉者既採以作傳矣具  
不相涉及雖相涉而采取不盡且本書自成片段者則  
不忍音棄因刪節而並存之故其書與左傳多有不盡

一者如襄王伐鄭一事左傳以常棣詩為召穆公所作而國語則以為周文公所作晉文公返國一事左傳記是年九月晉惠公卒明年正月秦伯納公子重耳而國語則十月晉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鄆陵之戰左傳苗賁皇在晉侯之側曰楚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而晉語作苗棼皇楚語則云雝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如果左氏一手所撰何不從畫一而彼此各異若此乎可知國語本列國史書原文左氏特料簡而存之非手撰也魏晉之人以其多與左傳相通遂以為左氏所作耳又如長勺之戰魯語曹翹與莊公論戰數百言左傳但以小惠未徧小信未孚數句括之鄆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戰晉語述其詞累幅不盡至分作三四章左傳但以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數語括之正可見左氏以此為底本而別出鑪錘筆奪天巧豈其示巧於此而復作外傳以示拙也竊嘗論之左氏之採國語仙人之脫胎換骨也史記於秦漢以後自出機杼橫絕千古而秦漢以前採取國語左傳則天吳紫鳳顛倒裋褐也漢書之整齊史記則屈騏驎以就銜軛也觀於諸書因襲轉換之間可以悟作文之旨矣

王充論衡云左氏傳經詞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詞以實之助謂國語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及春秋後人便傳者邱明也是亦不以國語為邱明作

### 韋昭註國語

韋昭註國語合賈逵虞翻唐固諸本參考是正最號詳

核然亦有舛謬者晉文公請隧賈逵云王之葬禮闕地  
通路曰隧昭則以為天子之六鄉大隧地也按襄王之  
詞曰若班光王之太物以賞私德又曰叔父若能更姓  
改物以取備物又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乎又晉  
語文公請隧弗許曰王章也太物備物大章王章皆謂  
禮之大者非郊隧地可知况是時王正勞之以地豈又  
辭所賜之地而別請所不賜之地乎魯武公以其子括  
與戲見宣王王立戲韋昭註括武公之長子伯御戲括  
弟懿公也按史記魯世家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弑  
公而自立則伯御乃括之子也漢書古今人表亦同而  
昭以伯御為括亦誤左傳自幕至於贅臆則幕在贅臆  
之先昭註國語虞幕能聽協風乃云幕舜後虞思也則  
以舜之遠祖為舜之遠孫矣又東漢明帝諱莊故凡前  
史所有莊字悉改為嚴昭三國吳人尚復何所忌諱而  
不為改正仍以魯莊公為嚴公曲沃莊伯為嚴伯亦不  
免疎於檢點顧寧人乃以為作史者意存忠厚不遽改  
前代之諱此亦曲為之說矣



周禮冬官補遺之誤  
周禮冬官一篇劉歆以考工記補之漢唐以來皆無  
異說至宋淳熙間臨川余廷椿始創論以為冬官之屬  
初未嘗缺其官皆雜出于五官之中乃作復古詞空一  
篇朱子亟稱之永嘉王次點益引伸其說作周官補遺  
亦為真西山所賞元人吳草廬邱吉甫又因之各有撰  
述然其間亦各有不同者今王氏周官補遺已不傳草  
廬所編則據尚書司空掌邦土謂冬官不應雜在他官  
司徒掌邦教之內遂取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後其

周禮冬官補遺之誤

周禮冬官一篇劉歆以考工記補之漢唐以來皆無  
異說至宋淳熙間臨川余廷椿始創論以為冬官之屬  
初未嘗缺其官皆雜出于五官之中乃作復古詞空一  
篇朱子亟稱之永嘉王次點益引伸其說作周官補遺  
亦為真西山所賞元人吳草廬邱吉甫又因之各有撰  
述然其間亦各有不同者今王氏周官補遺已不傳草  
廬所編則據尚書司空掌邦土謂冬官不應雜在他官  
司徒掌邦教之內遂取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後其

他亦未嘗分割惟余氏邱氏則益加割裂余氏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內四十九官改入冬官邱氏則以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九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若以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六十之數論之天官羨三地官羨十九春官羨十夏官羨九秋官羨六是五官內共羨四十七官而所著周禮補亡一書又於五官內稍有裁核定爲天官六十地官五十七春官六十夏官六十秋官五十七而以大司空小司空內五十四官改入冬官與余氏大同小異雖各以意割截舊文然亦可見先儒之究心也王鏊震澤長語云俞廷椿王次點以五官中凡掌邦居民之事皆分屬之司空則五官各得其分而冬官亦完且合三百六十之數周官粲然無缺誠千古之快也而余不敢從何哉曰亂經是鏊亦未敢以爲是也按南齊書有人掘楚王家得青簡書廣數分長二尺凡十餘簡王僧虔辨之云是料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然則考工記原非雜於五官內劉歆以之補冬官亦非

儀禮

先儒謂儀禮文物彬々乃周公制作之僅存者卽如聘禮篇未執圭如重入門鞠躬私覲愉如等語與論語鄉黨篇相合晁氏謂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事則鄉黨所記未必皆孔子實事當是門

人習禮者不儀禮之舊文而記其語耳是可見儀禮爲孔子以前之書出於周公所作無疑也當時必有全書今所傳十七篇蓋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熊明來謂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有司徹乃小牢饋食之下篇則十七篇又實止十五篇耳敖繼公不得全書遂以爲周公此書專爲侯國而作而王朝之禮不與焉如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九篇皆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于諸侯而言也喪服篇言諸侯及于公子大夫士之服最詳其間雖有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然亦皆主於諸侯與大夫而言也當時以此書頒于侯國令其各據此以行禮以教人是以國無異禮家不殊俗也其立論固未爲無見然此亦第就現在之十七篇而意其傳爲侯國設耳按孔壁中所得古文禮經本有五十篇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之列學官而諸博士不肯遂不得立孔鄭所引逸禮如中霤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則儀禮十七篇外尚有三十九篇王朝之禮亦必備載如禘於大廟王居明堂之類不得謂皆侯國之禮也吳草廬因取大小載記及鄭氏所引編爲儀禮逸經八篇謂小載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

體如一固為儀禮舊文大載中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饗朝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要是作記者刪取正經之節要而存之其中雷以下三篇已不復傳而名猶見於註家故亦編為篇目而以註家所引片言隻字附之此亦見輯禮者之苦心矣

### 五父衢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問於鄒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孔子生而神聖豈有母在時不問知父墓者况檀弓又云合葬於防之後孔子先反門人後至則葬母時已有門人襄事孔子必非年少可知豈有數十歲之人尚不知父墓故何晏夏侯元蔣濟王肅皆疑無此事而近世高郵孫氏又謂不知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為一句殯淺而葬深孔子父殯於五父衢孔子欲啟柩与母合葬而不知父墓之為淺葬深葬故審問不敢輕啟問於鄒母始知殯而非葬於是啟其殯与母合葬於防先儒誤讀不知其墓為句遂生妄說云又此論可謂辨矣然究亦曲為之說柩在帷堂曰殯入土則曰葬從未有入土尚稱殯者何得以殯為淺葬耶即曰淺葬矣此何等大事孔子當母在時豈有不問明直待母卒而問他人乎總由於記禮之家得諸傳聞不暇審訂輒筆之於書故有此等謬誤觀莊子及說苑新序孔子家語孔叢子等書所傳孔子軼事甚多若

一一信以為真則聖人反淺檀弓所記亦猶是也而必從而為之詞母怪乎愈解而愈支離矣

### 伯魚之母死

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疏以為出母此最舛也禮父在為母服期是期本服母終喪之候而伯魚猶哭故夫子甚之也出妻之子為母期若為父後者則於出母無服是并無期之喪矣伯魚固為父後者也不服於期之內而反哭于期之外乎即此可見孔氏出妻之說之妄也

### 晉文公辭國當以檀弓為據

公子重耳辭國一事檀弓謂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重耳諷以得國舅犯使公子辭之國語則謂里克殺夷齊卓子使人告重耳欲立之舅犯使公子辭秦穆公又使人諷重耳得國舅犯亦使公子辭蓋本一事而國語誤作里克及秦穆兩事也以理推之當以檀弓所記為是重耳之亡舅犯輩之從亡皆非無意於得國者觀其後納懷嬴而不顧殺懷公而不恤則其以人國為急可知若里克既殺二君而召之當是時亂不自我起且兄弟之次居長義本當立夫亦何所嫌避而卻之以為名高蓋其辭也在獻公方卒之後二君未被殺之前國已有君釁尚未作而遽欲仗外援以求入倘一發不中則身名俱敗此智者所不為也檀弓以其事係於獻公

卒之後而不言二君已被殺自是實錄而國語所記在二君被殺後者誤也史記晉世家但採國語之文亦無識

### 月令

沈作喆謂禮記中月令尤駁雜古者於禘則發爵賜服於嘗出田邑而月令孟秋乃曰毋封諸侯毋以割地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月也而月令孟冬釁龜策蓋秦之正月也三代之官有司馬無太尉而月令孟夏命太尉贊傑俊始呂不韋賓客所為耶按沈氏之說似尚泥於蔡邕王肅及張華博物志以月令為周公所作故信為周制而又有秦制在內遂疑呂氏所為不知此篇

本呂氏原本而禮家採入禮記中者今呂氏春秋現在可覆按也隋書牛宏傳蔡邕王肅因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篇即是此篇故以為周公所作而鄭康成已謂是不韋著春秋紀之首章禮家抄合為記劉勰亦謂月令一篇取乎呂氏之紀東晉又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以為不韋令諸儒尋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牛宏則謂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商周之法是康成以來諸儒固不以此篇周公作何以沈氏尚據為周書而致疑耶

### 賓雀

月令鴻鴈來賓雀入大水為蛤今讀者皆以賓字屬鴈

謂鴈自此而南如作客也許慎註淮南子則以賓字屬  
雀云賓雀老雀也棲宿人家堂宇之間如賓客然則宜  
以鴻鴈來為句而賓字連下句讀

### 太牢少牢

禮記太牢註牛羊豕也是羊豕亦在太牢內矣國語鄉  
舉少牢註少牢羊豕也則羊與豕俱稱少牢矣其不兼  
用二牲而專用一羊或一豕者則曰特羊特豕可知太  
牢不專言牛少牢不專言羊也後世乃以牛為太牢羊  
為少牢不知始于何時江鄰幾雜志云掌禹錫判太常  
供祫享太牢抵判特牛無羊豕問禮官云向例如此是  
宋時固專以牛為太牢矣唐人牛羊豕是小說稱牛僧  
孺為太牢楊虞卿為少牢則唐已以牛屬太牢羊屬  
少牢矣按國語屈到嗜芟篇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韋  
昭註云牛享太牢也羊饋少牢也則專以牛為太牢羊  
為少牢其誤蓋自韋昭始也

### 醴泉即膏露

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醴泉從地中出也白虎通亦云  
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醴泉者美泉味若醴酒  
可以養老是亦以甘露醴泉為二物也王充非之曰爾  
雅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則醴泉乃即甘露也  
使以為地中所出之泉則爾雅釋水篇如榼泉正出沃  
泉懸出之類釋水甚多何以不載之而反入之四時章

乎然則甘露醴泉本一物而記禮者謬為分析耳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後世引為終養之誤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解者謂令其子孫得以家居侍養此後世終養之例之所始而不知非也家有老親正資祿養豈有轉禁其入仕之理且九十者一家之中俱不從政倘在貧家將何以奉晨皆具甘旨是教之孝而轉無以全其孝也北史辛雄有祿養論謂禮記所云不從政者鄭注云復除之蓋專指庶人而言力役之征概從停免非公卿士大夫之謂也仲尼論五孝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致仕之文今宜聽祿養不約其年魏孝明帝納之辛雄此論可謂發前人所未發

管子八國篇凡國都皆有掌老七十以上一子無征

十以上二子無征九十以上盡家無征又漢武詔云九

十以上復其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註

復者免其徭役又賈山至言陛下振貧民禮高年九十

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三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

賦役也二算不事免其二口之賦也則漢時猶未有仕

官者親老歸養之例但庶民之家有老親則免其徭役

日算耳然則誤以不從政為不服官而定親老去官之

例起於何時耶按晉書庾純以父老不解官被劾又齊

王攸議曰禮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

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今令年



九十乃聽悉歸純父年未九十不為犯令然則親老歸養之制蓋卽晉時所定也北史魏宣武帝詔諸有父母八十以上者皆聽居官祿養留親就祿至特煩詔書可見親老歸養久著為成例至宣武始變通耳又南史張岱傳岱母實年八十而籍註未滿岱便去官則是時仕宦者父母之年亦須注籍也

鄭康成註禘祭之誤

周頌雍之序曰禘祭太祖也康成因註曰禘大祭也太祖謂文王也禘大於四時祭而小於禘也商頌長發之序曰大禘也康成因曰大禘祭天也蓋因詩序禘字加大故又以為祭天也於是註小戴記祭法則竟以禘為祀昊天於圓丘而於春秋傳則又以禘為郊祀靈威仰而以后稷配隨處異議迄無定說宜黎幹等之紛々駁詰也

三年喪王鄭二說不同

三年喪鄭康成與王肅之說各不同按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從月樂王肅曰是祥之月而禫一之明月可以樂矣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春秋閔公二年公羊傳曰三年之喪實二十五月此古來三年喪二十五月之明文也故王肅註儀禮士虞禮朞而小祥<sub>二十五月也</sub>又期而大祥<sub>二十五月也</sub>中月而禫是月吉祭以為再期大祥二十五月也中月

而禫卽此月之中也是月吉祭則此月已卽吉也而鄭康成則謂中者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也晉人喪服俱用肅說以二十五月爲斷至宋武帝始詔改依鄭康成二十七月而後除按是時王淮之奏曰康成註禮三年喪二十七月而去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譏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然增紳多從康成云武帝改制本此奏也按隋書禮志謂梁天嘉元年沈洙議至親期斷加重故再期斷以二十五月所以宋元嘉制以二十五月爲限是宋武雖改從二十七月至元嘉中又改二十五月也魏書梁使朱異至魏魏李業與與論王鄭禮註互異之處異謂梁制多從王義此間用鄭義業與曰卿處用王義除禫應二十五月何以王儉禫用二十七月云云則宋元嘉改從王肅之後至王儉又建議改從鄭義二十七月也唐時又有王元感者著論以三年喪宜三十六月張東之駁之曰三年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按春秋魯

僖公二十三年十二月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預註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故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也喪要在三年之外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註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故譏也何休以公薨在十二月至此冬十一月終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故曰未三年而圖婚也合二注以觀雖公薨之月不同然所爭惟爭一月不爭一歲此春秋三年喪二十五月之証也尚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二月大祥故太申中篇云惟元祀十有

二月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於亳是十二月大祥訖十  
二月卽服吉也此尚書三年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  
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  
服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哉又喪服  
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古人以終又問傳云  
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醢醬中月而禫食酒  
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此  
禮記三年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云期而小祥又  
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  
禮三年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惟鄭康成註中月而禫  
以中月為問一月故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然踰月入  
禫一既復常則二十五月為免喪矣此東之主王肅之  
說更為援引曲暢朱子語類亦云喪禮只二十五月是  
月禫徒月樂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  
愚按期之喪十二月而祥問一月為十五月而禫三年  
之服為再期二十五月而祥亦宜問一月而禫則自當  
以二十七月為是宋英宗治平二年禮院奏曰喪服王  
肅主二十五月鄭康成主二十七月通典用鄭說又加  
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二十九月初始吉蓋  
失之也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勅以二十七月為斷望  
仍遵用從之此又近世定二十七月之由來也

鄭康成註慈母之誤

康成註慈母無服謂庶母慈已者此說甚混按慈母有三其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為母子服以三年此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但嫡妻之子無以妾為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此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而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稱內則所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次為保母明言擇人為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師保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二年小功之慈也康成乃三辨三者混註慈已母怪處空碍矣說見南史司馬筠傳

### 命婦世婦

禮記喪大記內子未命鄭注云內子卿之妻也又曰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疏云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也此說甚謬夫大夫內子與士妻對言則內子之為大夫妻可知也既曰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則命婦之尊于內子可知也乃以尊者特拜卑者有是理乎宋人謂卿大夫妻未命曰內子已命曰命婦此說最為得實蓋卿大夫妻俱稱內子左傳趙衰之妻請衰迎前妻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國語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

註皆云內子卿之嫡妻此卿妻之稱內子也禮記大夫  
內子此大夫妻之稱內子也及其既受君命則謂之命  
婦故內子與命婦品級雖同而特為命婦拜者尊君命  
也喪大記又有所謂世婦者注疏皆以國君之世婦次  
于女君者常之然歷觀記中文義皆係大夫之妻如曰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士之妻皆死于  
寢又曰復者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元纁世婦以  
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又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  
杖五日大夫世婦杖皆以大夫世婦兩夕對舉則世婦  
亦即大夫妻明矣而鄭氏必以為不然其於大夫世婦  
杖及世婦以禮衣固確指為君之世婦矣於大夫世婦  
卒於適寢不可強通則又為之說曰變命婦言世婦  
明尊卑同也夫授大夫世婦杖指為君之世婦猶或可通  
若世婦以禮衣指為君之世婦則大夫妻之復服又是  
何服豈容竟不經見且國君正寢曰路寢路大也大夫  
正寢曰適寢適主也其實皆正寢也國君既有路寢為  
正寢矣豈又有所謂適寢乎將適寢非正寢乎然則所  
謂世婦卒於適寢者非即大夫妻乎鄭氏不過以國君  
夫人之下有世婦遂疑其非大夫妻不知古之名稱下  
不可僭上而上可兼下即如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  
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夫人則公侯之妻之名也妻則  
士之妻之名也世婦正與大夫品秩相配安見兼大夫

妻之名乎若謂國君有世婦大夫妻不當以為名則夫  
子有夫人諸侯何以亦有夫人乎天子有世婦諸侯何  
以亦有世婦乎竊意未命曰內子已命曰命婦此卿大  
夫妻之專稱也而世婦則國君世婦與卿大夫命婦之  
通稱也大夫命婦與國君世婦品秩正相配故得而通  
稱也凡專言大夫已命之妻者則稱命婦如命婦為夫  
人之命出土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是也言大夫命婦  
而兼言國君世婦名則通稱世婦如世婦以禮衣授大  
夫世婦杖之類是也如此則不惟記中文法甚順而義  
亦益周密矣

